

肖复兴 著



SHENGDANGZUORENJIE

生当 做人杰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DE82/08

SHENG DANG ZUO REN JIE

生当 做人杰

肖复兴 著

1036333

责任编辑：刘征泰

封面设计：顾伟龙

生 当 做 人 杰

肖复兴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4 字数 105,000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800册

书号：10078·3690 定价：1.25元

序

梅 朵

我喜爱肖复兴的作品，他的作品给了我光和热，增强了我对生活的信念。

虽然我是一个遭受了二十多年屈辱的人，但是比起肖复兴的报告文学的一些主人公来，我感到他们遭受的灾难、经历的坎坷，要比我深得多、重得多。而他们不仅能够承受下来，并且只要一息尚存，则继续把他们的全部爱献给人民、献给祖国。于是我反问自己：我怎么样呢？我想，这就是肖复兴的报告文学的一种最为珍贵的力量！难道说，它不应该是我们文学的一种最为珍贵的力量吗？

确实，我们走过一段曲折的路，令我们痛心疾首。同时，现在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也还

会有荆棘，有泥泞；对此，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？我们的文学又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？

回避矛盾吗？冷眼旁观吗？以所谓看透人生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吗？让自己陷入个人主义的市侩哲学的泥坑里吗？那么，肖复兴的这本书会给我们回答。

我多么希望那些坐在云端里高谈阔论、自我陶醉、自以为清高、自以为深奥的人也来读读这本书吧！

肖复兴的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，他所关注的不是那些已经被人们所注目、所传诵的著名人物，而是那些默默无闻地工作着、奋斗着，以自己的品性在生活中留下印记的人。他执著地追寻着，象一个朝圣者，不辞艰辛地追寻着。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，远至新疆、内蒙古、黑龙江……他找到了，他让我们惊喜地看到了一捧捧金子——一个个普通而又伟大的人，我以为肖复兴在寻根，在寻找我们历史的根，这一捧捧金子正是我们历史的根，我们生活的根。

我想，这也是贯穿于肖复兴的报告文学的根本精神。

我常常接到读者来信，对于肖复兴发表在《文汇月刊》上的《海河边的小屋》和《柴达木传说》这两篇写普通人的报告文学，表示了热烈的赞赏，因为这些普通人的心，使他们感到分外亲切，可以理解，有一种透入肺腑的温暖。他们说，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光明，希望我们的报告文学家们把自己更多的心力，放在写普通人上。我想这是对肖复兴的报告文学的最有力的肯定。这条路走对了，应该坚持下去。我以为这来自普通人心灵的光明，虽然不象闪电那样惊天动地，但却可以长久地照亮我们的行程，而且我以为它还可以更深地触及我们时代的脉搏。

既然肖复兴的全部热情的关注都放在普通人的命运上，也就自然地要更加细致地寻找他们的足迹，去开掘他们心灵的宝藏。应该说，这样的采访工作要更为艰巨，对于作者来说，更需要一份耐力，一种更为真挚的感情。我们读了这本集子中的第一篇：《生当做人杰》，就可以知道，他是掌握了大量的材料，直到很多生活细

节，都是了如指掌。不然，他也就不可能真实地写出嵇汉雄的性格，一个有着丰富的感情、有着高尚的理想的普通而又伟大的人。

显然，作者绝不满足于表面的事件，而是深入到人物的生活的各个侧面，也因为这样，于是在肖复兴的报告文学中出现的人物也就是一个个血肉之躯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例如嵇汉雄的爱情生活，是构成她性格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，由于肖复兴的深入采访，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也就深刻得多。自然，这是艰苦的劳动，因为报告文学必须以事实为据写人，不允许张冠李戴，因而也就特别要求作者的采访深入、更深入。

肖复兴是这样追求的，他也获得了成功。他把一个个具有强大生活说服力的人物送给了读者，读者是感激的。

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具有强大生活说服力的作品；任何思考、任何哲理，不建立在深厚的生活基础上，那都是骗人的谎言。

肖复兴的路走对了。

213061

· 目 录 ·

序·····	梅朵 (1)
生当做人杰·····	(1)
爱就是火·····	(74)
美好而苦涩的心·····	(93)
默默地燃烧·····	(125)
呵, 阳光·····	(146)
管矿灯的姑娘·····	(156)
草原·····	(169)
德西瓦尔被解雇之后·····	(204)
后记·····	(233)

生 当 做 人 杰

生活毕竟是生活。人生如果 50% 是生活，50% 是工作的话，这 50% 的生活是不容易的。可总还有那 50% 的工作是吸引人的，是可以补偿一切的……

——本文的女主人公这样对我说

本是个女娃娃，父母偏给她起了个男孩子的名字：嵇汉雄。也许，是寄托着对她的希望？或者，是已经预测出她的未来？

她真的能成为一个人中豪杰、巾帼英雄吗？

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在同辈女人当中，无论是做为女儿，妻子，还是母亲，象她这样经历如此难以想象的磨难，又做出如此非常人所能创造的业绩的，为数并不多。

在哈尔滨市黑龙江省机械研究所的楼道里，她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；在她明亮、干净而又充满温馨的家里，她坐下来和我娓娓而谈，不时情不自禁地滴落下一串串泪珠……她那清秀的身材、瘦削的面孔、皱纹渐起的额角，在头发中已经开始隐隐出现的几丝白发，不仅能使我看她年轻时的娟丽、俊秀，而且也泄露出这些年她经历的人生暴风雨，那种种的残酷、不幸、人生况味、生离死别……

是的，英雄并不是那么好当的。而且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英雄。

一 毕业前夕的风波

一九六一年七月。嵇汉雄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要毕业了。正是哈尔滨之夏，一年四季中难得的好季节。松花江水如练，缠绕在整个城市腰间，鼓胀着，涌起层层如雪的浪花，象男子汉粗犷的呼吸。江堤边杨柳如烟，丝丝柳枝垂拂着，飘飏着，袅袅婷婷，迎风婆娑起舞，象女儿家秀美的腰肢和长发。数学楼的窗户敞开着，流

溢着桔黄色的灯光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……

一切，预示着好征兆。

各门考试结束了。毕业论文通过。大家焦急地等待着分配。班里的团支部研究了嵇汉雄的入团问题。很顺利，发给了她入团志愿书，那印着一个个大格、小格的吸引她多年的表格。只待她填好表，开一次全体团员大会，正式讨论，就算通过了。

这对于现在有些当代青年认为无所谓的事，对于嵇汉雄，却象是一件喜事。当她的好朋友张翹缨悄悄地先把这消息透露给她的时候，她竟久久抑制不住小小的心房剧烈的跳动。嵇汉雄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星光灿烂的夜空，久久难以成眠。

这一年，她已经二十四岁。还有一年，就到了退团的年龄。她本应该不会有这种少年时代才会出现的激动和纷扰。可是，要知道，这一切正是她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。从十五岁刚到入团年龄时候起，整整九年了，她的艰难的入团问题刚刚露出一点希望。比八年抗战还要多一个年头。一个考验接着一个考验……层出不穷，接连不断。

这更成了她的憧憬。这更增加了它的神圣。

初中、高中、大学……多少次，向团支部申请入团。每一次，总会有人问你，你又要从头到尾地说起谈过多少次的一切。你谈得全吗？你谈得清吗？你的幼小心灵，过早地压下了沉重负荷。象锋利的刀子，雕刻在石头上。那是无法抹平的……

一九三七年，八月。在汉口，嵇汉雄呱呱坠地了。可是，到现在，连她自己也闹不清，她究竟是不是嵇家的亲生女儿。母亲结婚多年，一直没有生养孩子。有了她，一滴奶水也没有。只好从湘潭请来一位奶妈。那里是嵇汉雄的姥姥家。

奶妈是个二十多岁的壮女人，年龄不大，却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。扔下了一个和汉雄一般大的刚刚落生的孩子，她来到了汉口。家里穷呀，万不得已，谁愿意拿自己的奶汁去喂养别人的孩子？

这一年秋天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战争的风云很快蔓延到汉口。人心惶惶，大地飘摇。十月份，开始有人逃难了。长江的码头，大街小巷，一片慌乱，拥挤和紧张。

父亲是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，来到

汉口当律师的。此刻，哪里还有人请律师呢？谁能够审判一下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呢？他望望还在襁褓中的小汉雄，又望望她一脸愁云惨雾的母亲，喟然长叹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父亲指指孩子。

母亲无语凝噎。

小汉雄在奶妈的怀中哇哇啼哭。仿佛也知道了大人们心中难以排解的愁苦郁闷。

父母几天吃不安，睡不稳，身体明显消瘦了一圈。是呀，怎么办呢？带孩子到大后方逃避这场可恶的战争？她才两个月呀！奶妈家中还有四个孩子，人家不能抛家离子跟着自己一家颠簸流离呀。没有奶水，两个月的孩子能经得住这一路漫长的折磨吗？

“信得过我，就把孩子交给我带回湘潭养。等仗打完了，你们回来了，再去接她。”

奶妈抱着小汉雄说。望着她善良的眼睛和面孔，父母二人说不出一句话。那沉甸甸的话，是足可以信任的，是充满着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真情的。

只有这样了。父母请奶妈抱着小汉雄一起走，备一桌酒菜，算作感谢，也算作话别。战争，

使亲人天各一方。从此，南北东西万里程。才两个月的小汉雄，在啼哭中第一次尝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。

可惜，她还不懂事。她还无从细细咀嚼。她更不会想到，这生离死别的命运就这样过早地降临到她的头顶，而且竟一直伴随着她……

战争，孩子眼睛中的战争，就是母亲眼中的泪水（嵇汉雄已经叫奶妈为妈妈了），就是家中饭碗里的野菜，就是田野中的杂草，道旁的尸首……

嵇汉雄在战争的确烟中长大了。她是一个挺俊的小姑娘，白白的面孔，亮亮的眼睛，黑黑的头发，长长的腿……战争并不能消灭人天生的美。可是，她要从奶妈手里接过一个小竹篮，跟在奶妈的身后，去敲人家的院门，乞讨要饭了。她刚进这家里的时候，奶妈原先的四个孩子只剩下了三个。那个本应该和她一般大的孩子没有了。坚强的奶妈没有哭，领着四个孩子上路了。她最小，累得、饿得走不动了，奶妈便背起她来。

“饿吗？”奶妈问她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冷吗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她是个懂事的孩子。

六岁那一年，她突然病倒了。淋巴结核。脖子烂了。奶妈一直守着她。没有药，只有眼泪和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……

病刚好，脖子上留下了一个永不消失的疤。这一天，奶妈领她到城里的姥姥家。在她的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穿得干净整齐的陌生女人。那女人望着她，她也望着那女人，久久都没有说话。

“这是你妈！快叫妈妈！”奶妈告诉她。

她没叫。这就是我的妈妈？

这就是自己的女儿？光头、光脚，穿着土布做的兜兜裤……一副乡下人的装扮。

妈妈特地从昆明大后方找到这里接她来了。阔别六年，母亲对女儿的心是一片浩瀚的海。疼不够，爱不够地给她吃、给她玩。晚上，要和她睡在一起。她不干，她号啕大哭：“你不是我妈妈！她是！”她非要跟奶妈一起睡！乖孩子，睡吧！睡吧……两位母亲一起哄着她。她哭着，哭累了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奶妈悄悄地走了。

第二天，她醒来了，翻身一看，呵！奶妈没有了。她不顾妈妈怎样喊，哭着，叫着，拼命地往家里跑，一头扎在奶妈的怀里。“妈妈！妈妈！我不走！我不走！”

奶妈只好哄着她，又把她送回去，她又跑回来。这样，一连几天过去了。

这一天，奶妈又把她送了回去。当天，妈妈买好船票到长沙，取道去沅陵。

从此，农家女变成了资产阶级小姐。

在她八岁那一年，母亲给她添了一个小妹妹。第二年，全家到台湾。爸爸当了高雄港务局的局长。

一九四七年，妈妈先从台湾回到上海，又生了一个妹妹。全家也回到上海。爸爸又重新当上了律师。

后来，爸爸的律师当不成了。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。姥姥在长沙开着吴元泰酱园。“干脆回长沙吧！”妈妈说。爸爸点头。全家动身了。几年来，他们象一片云，到处飘泊。

一九五〇年“镇反”。父亲曾在北平国民党最高刑事法庭当过两个月的陪审员。他开始一天到晚坐卧不安，整天念叨。

“只当了两个月，这也算不上反革命，可总不是什么好事，对共产党是有罪的……”

“那你去坦白吧！”妈妈这样劝着他。

他去了。长沙市大西门派出所的门前醒目地贴着大字标语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。他进去了，没有出来。进了南门口天心阁的监狱。

嵇汉雄正在湖南师范学院附中上初一。这一天回家，爸爸不见了。全家人都象霜打的草。第二天上学，同学们对她冷淡了，避开了她，仿佛她得了什么传染病。生平第一次，她抬不起头，她总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一头。自卑感，本来不应该和她这个市少年宫舞蹈队、体操队活泼的小姑娘为伴，此刻却阴云一般压抑在她的头上。

“探监，我可不能去，人家该说我划不清界限了！”她这样板起面孔对妈妈说。

妈妈哭了。两个妹妹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。妈妈肚里还怀着个孩子。

没有办法，嵇汉雄只好去探监了。踮着脚尖，隔着高高的窗户，把爸爸换洗的衣服递过去……

她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。她过早地成熟